

加拿大文学丛书之 二

主编 邢志春
秦明利

就在这里

—加拿大文学论文集

[加拿大]诺斯若普·弗雷等

马新仁 文 涛等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加拿大文学丛书之 二

主编 邢志春 秦明利

就在这里

—加拿大文学论文集

[加拿大]诺斯若普·弗雷等著

马新仁 文 涛等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加拿大文学丛书之二
就在这里

——加拿大文学论文集

【加拿大】诺斯若普·弗雷 等著
马新仁 文涛 等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26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7-5059-1601-7/I·1094 定价3.30元

编者的话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第一套大型加拿大文学系列丛书的第一辑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加拿大文学，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加拿大、认识加拿大，进而促进中、加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的友好往来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

本丛书以收集加拿大当代作家的代表作为主。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加拿大文学的历史，我们也选入了一些加拿大早期作家的名篇。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曾得到过加拿大使馆文化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及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和作家的资助与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丛书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纰漏，欢迎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秦明利

1991年5月于哈尔滨

序

《加拿大文学论文集》是我们一些爱好加拿大文学的同志编译和写作的，收录的论文虽不算全面，但也概括了加拿大文学中的几个方面，可稍窥加拿大文学评论的部分风貌。加拿大是中国人熟知的国度，白求恩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但是加拿大文学及文学评论，对许多人说来可能还是生疏的。通过阅读这本集子，读者将会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情况。文学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镜子，通过一些人情、风习及事件的表层现象，人们能看到深层，也就是说能触及灵魂。

众所周知，加拿大地域辽阔，大部分是天寒地冻，人烟稀少；但恐怕很少人会想到这种自然条件对人们的心理、对文学会有什么影响，或者即使想到过也未必具体。另外，许多人都知道加拿大分为英语区和法语区两大部分，它们分别与当今西方两大语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恐怕很少人能想到这种状态对加拿大人的心理及其文学有何影响。加拿大的奇特地理位置使它与英法两国远隔重洋，却与美国是有几千里共同边界的近邻。美加之间既十分亲密、又有微妙距离的关系，对加拿大人的心理与文学上又有何影响？凡此种种都是很值得我们了解的。

加拿大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一，中加关

系十分友好。了解加拿大文学及其评论是加强中加友谊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这也有助于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学及其评论，丰富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阅读这本文集会使我们发现，中加文学与中加人民之间虽有许多区别，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在人们心灵的深层。

这本文集如果在这方面能起到一些作用，我们将感到十分振奋。

耿宪章

1991年5月于哈尔滨

目 录

序.....耿宪章

玛格丽特·劳伦斯作品浅析.....俞德修(1)

就在这里.....桑德拉·迪瓦杰(12)

加拿大文学的问题.....E.K.布朗(37)

加拿大如何看待小说.....卡罗尔·吉拉森(56)

我们的两种文化.....帕特丽夏·斯玛特(78)

关于加拿大历史和文学中的区域概念问题

.....威廉·韦斯特福尔(94)

在同一个大陆上.....诺斯若普·弗雷(111)

《假象》:美洲印第安主题及巫术内容

.....玛丽·弗朗索瓦·麦登(127)

评李天的《月亮咖啡屋在消失》.....王瑞太(159)

加拿大五位剧作家.....马尔科姆·佩奇(163)

加拿大戏剧.....刘晓丹(179)

译 者 表

编 者 表

玛格丽特·劳伦斯作品浅析

〔中〕 翁德修

玛格丽特·劳伦斯(1926—1987)是加拿大当代优秀的女小说家之一。她出生在加拿大中西部大草原的曼尼托巴省尼帕瓦镇。她的先辈分别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幼年时父母双亡,由姨母和祖母抚养长大。1944年她有幸获得一份奖学金,进入韦尼伯格联合学院,主修英语。从此开始创作活动。先是为学报撰写文章,之后曾为《韦尼伯格公民》杂志当记者。1949年与工程师杰克·劳伦斯结婚后去了英国,不久又移居非洲。在索马里和加纳居住的七年间,她发表了三部短篇小说集:《贫穷的树》(1954)、《先知的驼铃》(1963)和《明天的驯兽者》(1963)。第一部故事集主要搜集了非洲的民间故事;第二部记录了她在英属殖民地索马里的见闻;第三部则是短篇故事集。

在加纳获得独立后,劳伦斯夫妇回到加拿大。五年后她与丈夫离异,曾携儿女去英国暂住。1960年她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约旦河这一边》。之后她以故乡尼帕瓦镇为原型而虚构的一个名叫曼诺瓦卡的小镇为背景,创作了一组系列小说:《石头天使》(1964)、《上帝的玩笑》(1966)、《火中人》(1969)、《笼中鸟》(1970)和《占卜者》

(1974)。除此之外，她还撰写了许多散文、书评以及四部儿童读物。她曾两度荣获总督小说奖，多次荣获各种荣誉学位。1987年玛·劳伦斯逝世，享年61岁。

玛·劳伦斯以她侨居非洲的见闻为题材的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综观英国文学史，反映非洲国家题材的作品多如牛毛。绝大多数作品只是描写欧洲人如何染指非洲，使之沦为他们的殖民地。这些作品千方百计试图把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种种罪恶行径合法化。也有少数作品，虽然旨在用非洲的奇异风土人情唤起读者的向往，但是也都程度不同地浸透着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意识。当然有个别作家是例外，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威尼弗莱德·赫尔得贝（Winifred Holtby）。前者的《黑暗的心脏》对殖民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后者的以西非为背景的四部小说辛辣地讽刺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西非的盘剥和掠夺。尽管如此，这两位作家在小说里还是不时流露出白人殖民者的优越感，同时把当地非洲人丑化为落后、不开化的愚民。因此，从思想内容看，英国文学中这些反映非洲国家的作品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玛·劳伦斯的小说，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与故事情节保持一定距离）更加客观，从而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在西非国家里白人殖民主义者与当地黑人之间的隔阂与冲突。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所有侨居国外的西方作家描写有关非洲题材的小说中，玛·劳伦斯的《约旦河这一边》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恩格鲁玛领导的加纳人民获得

独立后的1957年的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小说一方面描述了掌握阿克拉政治和经济命脉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惶惶不可终日 and “无奈花落去”的心态；另一方面又向读者展示了非洲人民的反抗与觉醒。作者以浓重的笔墨塑造了一群知识分子的形象，随着故事的展开，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如何感受、如何思考、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以及他们的信仰。他们既不像康拉德所描述的那些吃人生番或被人用铁链锁起来的会说话的牛马，也不像格林·格雷厄姆 (Granam Greenem)^① 笔下的那些奸险狡诈、把白人引入歧途的当地商人，而是一些有血有肉、思想充满矛盾却又代表了非洲未来和希望的分子。其中的主要代表是纳撒尼尔·阿米比。他来自加纳的一个极富战斗性和独立性的部落，父亲是该部落的击鼓人（这意味着是部落中颇有影响的人物），经常教导他不要忘记过去，要继承父业；但是自他离开家乡来到阿克拉后就受到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在那儿上了中学，后来又当上一所教会中学的教师。这些经历导致他的模棱两可的信仰（在父老乡亲面前，他信誓旦旦，不忘传统信仰；但在其内心世界却又矛盾重重，看不起父亲的声誉和部落的过去。）成为西方文化和当地文化冲突的产物。在甘作殖民主义走狗还是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加纳新型知识分子这两种抉择面前，纳撒尼尔最终选择了后一种道路，毅然地与加纳人民站在一起，为建立更加美好的加纳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还有自豪感和叶落归根感。噢，我的人民，加纳——黄金的城

① 英国小说家 (1904—1980?)，著有长篇小说《布赖顿棒糖》、《权力与荣耀》和《问题的核心》等。《问题的核心》描述了英国人在西非的遭遇。

市、位于奈及尔河^①畔的加纳，活在人民的信仰中。古老的王国再度兴起，您的人民会开怀大笑、所向披靡、无所畏惧。他们将不再体会到我们曾感受的羞辱，因为他们将成为土地的主人。加纳，先辈们开创的古国再次成为它臣民的荣耀而崛起。”^②

小说还塑造了另外两个非洲知识分子形象：既不满现实，又否定加纳传统的维克多·艾迪舒和被西方文化腐蚀的兰姆波蒂。艾迪舒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在一家颇不景气的报馆当记者。他对独立后的加纳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建设一个新加纳只是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梦想，“……我们是梦想者组成的民族。总有一天当我们醒来时发现火车停开——无人能修好它们。农民只会刀耕火种，人民正在挨饿。我们只会不理解地说：‘我国是个富饶的国家，食物都到哪儿去了？’……”。纳撒尼尔曾给他下了一个恰如其份的评价：“你痛恨旧的方式，而现在你又开始憎恨所有的新的方式”。不仅如此，维克多还是一个既没有过去、又看不见未来的愤世嫉俗者。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被英国殖民主义推行的“非洲化”^③计划选中，当上一家纺织厂的助理经理，终于与他曾深恶痛绝的白人殖民主义者握手言欢，成为殖民主义的走狗。纳撒尼尔的另一位朋友和同事兰姆波蒂对自己所从事的教学工作毫无兴致，终日沉湎于花天酒地，还不时教唆他的学生跟他

① 奈及尔河是西非的一条河流，经尼日利亚流入几内亚湾。

② 小说引言出自玛·劳伦斯的《约旦河这一边》（新加坡大图书馆出版，1987）。

③ “非洲化”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缓和与当地人民之间的矛盾所推行的一种政策：在某些企业的管理人员中象征性地换上几个非洲人。

一起去城里寻欢作乐，……。这是一个典型的堕落分子。

显而易见，非洲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象纳撒尼尔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尽管他也不是完人（他在为一家英国公司推荐雇员时，由于一念之差曾接收过贿赂），最终还是认清形势，与校长雅各布·亚伯拉罕一道把学校办好，为加纳培养出一代新人。

小说中第二个重要角色是一个名叫约翰·凯斯托的英国人。和几乎所有的殖民主义者一样，他在国内是个失败者。父母是伦敦贫民窟的爱尔兰移民，母亲因流产失血过多而死去，父亲则因身患肺结核而失业。凯斯托从小就对生活在贫民窟里的黑人怀有敌意。来到非洲后，更是对当地黑人深恶痛绝。然而他的妻子却不同，生性善良，急切渴望了解非洲和非洲人民。在她的好心安排下，纳撒尼尔得以从他任教的中学为凯斯托所在的公司挑选雇员。当凯斯托发现纳撒尼尔有受贿行为时，就扬言要到警察局告发，欲置纳撒尼尔于死地。纳撒尼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了兰姆波蒂的建议：为凯斯托安排一个与雏妓的幽会。……在幽会中凯斯托极其残忍地强暴了这位当地的少女。这个令人发指暴行象征了殖民主义对非洲的掠夺。“她（指少女）是大陆；他（指凯斯托）是入侵者，极尽占有和破坏之能事”。凯斯托成为贪婪、肮脏和残暴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化身。

在小说的结尾，凯斯托夫妇生了一个女儿；纳撒尼尔夫妇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约书亚昼（在《圣经》中约书亚昼是继摩西之后的以色列民族的领导者）。这一情节的安排暗示，这个孩子将完成父辈们未竟的功业——跨过约旦河，与加纳人民一道走向幸福的未来。这正是这部优秀作品的题目之

含义所在。

玛·劳伦斯的这部小说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写作手法，但间或也穿插运用了现代派手法，例如纳撒尼尔的内心独白。这些独白生动地向读者展示出受过西方教育的主人公复杂而纷乱的内心世界——两种信仰、两种文化和两个价值观念的冲突及其对他的影响。

二

玛·劳伦斯创作的第二部分都是以加拿大为背景，这就是由《石头天使》、《上帝的玩笑》、《火中人》、《笼中鸟》和《占卜者》等五部小说组成的一组系列小说。这些小说所描述的故事都发生在名叫曼纳瓦卡的虚构的小镇上（类似于美国作家福克纳小说中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一些独立意识很强的女性。例如《石头天使》中九十高龄的哈格·希普利太太、《笼中鸟》中的范妮莎·麦克劳德和《占卜者》中的莫拉格·冈恩。特别是后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形象都明显地刻有作者自身的印记。她们之中有的是顽强苦斗的拓荒者；有的是冲破家庭束缚成为名作家的新女性；有的则是在事业和家庭的抉择面前陷入困境的作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小说反映了作家本人的经历，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人的经历。小说中所塑造的妇女形象大都有别于传统的贤妻良母。例如《石头天使》中的哈格太太屡遭生活的打击但从不屈服，她纯朴自重、坚毅顽强，宛如曼纳瓦卡墓地那用纯大理石雕成的天使。同时，石头天使这个鲜明的意象与1854年诗人考文垂·佩特摩尔在诗歌“屋子里的天使”中所塑造的那些温柔纤细、弱不禁风的贤妻良母型的妇女

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些屋子里的天使往往把家庭看作女人最幸福的王国，把讨好男人牺牲自我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男人要取悦；取悦男人/女人的乐趣；
为了他的需要纵身火海刀山/
牺牲自己，在所不惜。^①

哈格作为女人摆脱不了嫁人为妻的命运。中学毕业后进入女子学校学习了两年，本想去教书，但遭到父亲反对，只好呆在家里记帐。后来嫁给比自己大十四岁的农场主布拉姆·希普利，从此挑起侍服丈夫和繁重农活两付重担。生了两个儿子，马文和约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长子应征入伍，哈格携次子离开平庸粗俗的丈夫，去替人家当管家。后来约翰变得象父亲一样恶习缠身，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哈格只好变卖掉家产跟马文夫妇住在一起，不仅独处的自由丧失殆尽，而且后来已六十多岁的马文夫妇要把她送进老人院。小说就从九十多高龄的哈格的视角，用第一人称倒叙的手法描绘了她一生的坎坷命运。小说结尾时，哈格只身来到海边，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与陌生人的交谈，终于认识和接受了自我，去了养老院。最后这个“倔强的灵魂”终于走完了漫长而艰难的人生旅途。同样都为人妻，但是“石头天使”的一生却多灾多难。与整日围着丈夫、孩子和厨房转的“屋子里的天使”比较，前者是一朵不畏风霜的野花，而后

① 桑德拉·M·吉尔伯特，苏珊·格巴，《诺顿妇女文学选集》（纽约：诺顿公司，1985）P.168.

者是娇柔美丽的温室花朵。

小说的情节分别以现在和过去两条线索在哈格身上展开。现实的线索从故事开始到哈格去养老院离开人世为止总共不过两周的时间，而对过去的回忆的时间跨度长达九十年。小说除了用“石头天使”这一意象来与19世纪的“屋子里的天使”作对比外（这两种意象都表现了妇女在父系文化意识占统治地位的男权社会里的命运），还有许多人物和事件的对比。例如哈格与母亲的性格对比（哈格母亲可以说是一位“屋子里的天使”，当“石头天使”诞生时，母亲那“娇弱的灵魂”却遭毁灭）；哈格的两个儿子与父亲布拉姆的对比等等。这些人物在某些方面的鲜明对照，使作品产生了艺术结构的张力，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玛·劳伦斯在另外两部小说《笼中鸟》和《占卜者》中分别塑造了两位女作家的形象。《笼中鸟》描述了小城少女范妮莎·麦克劳德如何成长为一名作家的故事。虽然描述作家成长作品的作品在英美文学中屡见不鲜（例如D.H.劳伦斯的《儿子和情人》，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詹姆斯·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等），但是描写女艺术家的作品却不多见。事实上，《笼中鸟》既是玛·劳伦斯的自传体小说，又是一本“发展小说”。作品通过一个未来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感受，表现她对环境的冷漠、家庭生活的平庸闭塞以及父权统治下受到的压抑所进行的反抗和斗争。最终她冲出家庭和小城的牢笼，在艺术创作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占卜者》是劳伦斯小说创作的高峰，是一部探索自我身份的小说。作品描述了主人公莫拉格成为名作家的艰辛历程。她曾在事业与家庭的抉择面前陷入

困境，但最后她不仅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而且一个人将独生女儿哺育成人。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不难找到作者的影子（劳伦斯与丈夫离异后也是一个人抚养儿女），“……莫拉格在这方荒芜的土地上无所畏惧，……如果来到一片丛林，这位莫拉格会害怕吗？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她不会。她只会笑着说：‘森林不会伤害我，因为我有力量、洞察力和坚定的信念’”，^①这也是独立意识很强的劳伦斯的心声。

这两部小说所表现的题材尽管有所不同，但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中女性地位和心理结构的变化。做女人难，做一个事业上有作为的女人更难。《笼中鸟》中的范妮莎不甘心象母亲和姨母那样作父权专制的牺牲品，终于冲出象征着顽固的传统势力的家庭和小镇，走向新的生活。

《占卜者》中的莫拉格挣脱父系文化的束缚和夫权观念的制约，义无反顾地离开毫无爱情可言的丈夫，投入自己心爱的朱尔斯的怀抱，但即使有了孩子仍坚持不同朱尔斯结婚，宁愿一个人哺育女儿。……最终成为自立进取自强不息的新女性，实现了苦心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孜孜以求的人生价值。虽然莫拉格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未必值得完全仿效，但是她那种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更为广阔（不局于婚姻）的基础上的追求和所表现出来超越依附男性软弱心理的自尊自立自强的女性精神却是难能可贵和值得称道的。

三

玛·劳伦斯的以加拿大为背景的小说，尽管在题材和写

① 玛·劳伦斯，《占卜者》（新加拿大图书馆，1974）P.494.

作手法等方面都受到英美文学的影响；但是她的这些作品毕竟描写的都是加拿大的人和事，表现的是加拿大人的理想，反映的是加拿大人的呼声。作者在曼纳瓦卡镇系列小说中表现的浓郁的地方色彩更是引人入胜，令人叹为观止。

《笼中鸟》中的小镇风貌，《占卜者》中莫拉格的养父母赖以生存的垃圾场，郁郁葱葱的森林、冷峻萧杀的冬光和红叶似火的秋色……，一幅幅优美的加拿大风光，使读者油然而生出身临其境之感。曼纳瓦卡镇上的居民除了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的后裔外（范妮莎的祖父一家来自苏格兰，外祖父一家来自爱尔兰；莫拉格的养父母来自爱尔兰），还有乌克兰和法国移民的后裔和土著印第安人。他们往往都保持着各自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但同时又相互吸收和同化（例如汤纳·厄一家是法国移民与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他们不仅讲不好英语，甚至也讲不出地道的印第安语和法语），构成了一幅颇具地方特色的加拿大拼花（Canadian Mosaic），它宛如一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各个不同种族的人操着不同的语言自行其事，各放异彩；又互相交往，互相渗透。

正是作者笔下所描绘的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养育了范妮莎和莫拉格，给她们以智慧和力量，使她们后来得以成为作家。尽管她们因憎恶小镇的保守和落后而离开，但若若干年后她们又都回到小镇。范妮莎发现故居移主而感慨万端：“……没有想到，故居移主会使我感到痛惜……我曾与老头子（外祖父）势不两立，然而他却活在我身上……”。^①

① 玛·劳伦斯，《笼中鸟》（新加拿大图书馆，1989）P.191.